

要而論前督之惡買僕實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慚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年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闕不道之端^{其五}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因於說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及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

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速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牛犧牛之被絞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落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醬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蕭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社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皁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則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尚之傳巖間傳說之

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
若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遺文王高宗者必
不皆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駮騶之騁逸述田造父之御也禹
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
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驕駸殷
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駕則轡急轅逼欲盡
規竭忠則禍福發機所以車傾於險陰國覆
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
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
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
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鬚鬪背千金而逐
蚖螭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龜即患不賞好又
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
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
聞高諫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
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
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檜之
積輪曲轉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
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獲奔
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
不免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
靡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
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
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
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其五

六